



期刊·观察

纪念远去的先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凋零的初冬季节，两位先生离开了我们。先是11月14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复兴文库》总主编金冲及先生病逝；10天之后，有“诗词的女儿”“穿裙子的士”之称的叶嘉莹先生去世。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澎湃新闻》梳理了他的代表作，历史著述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其主要著作由三联书店梳理为“金冲及文丛”14种出版。此外，金先生还主编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传记。2018年至今，先生勇担重任，领衔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三联生活周刊》梳理了金先生的主要生平：青年时期投身革命，

积极参与“反美扶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等运动；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先生在复旦大学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此后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双肩挑”，终生治学退而不休。金先生经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历程，他的著述作品，无疑也是这一伟大历程一个大写的注脚。

女士能称之为先生者，叶嘉莹先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名字前面，常常被标以诸多称谓，有“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诗人”“教育家”，也有“诗词的女儿”“穿裙子的士”等等，但叶嘉莹自己曾为它们排过序，因为大半生时间都用于教学，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都排在后面”。据《人物》杂志盘点，从1945年大学毕业起，教师叶嘉莹几乎都在讲台上站着。91岁那年，她还在几十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92岁至93岁期间，用218首古诗词做了儿童古诗读

本，并录制讲解和吟诵；96岁坐在轮椅上依然给南开大学新生讲了开学第一课。

叶嘉莹先生生于战乱、长于动荡，一度漂泊海外、无以为家，直到晚年才归国定居。那些年里，她不仅经历过生离，同时还要面对死别。生命中的太多时刻，她身边只有诗。无边无际的苦难，诗把她渡过去；见到了诗的世界的辽阔深远，她又成了摆渡人，把外面的人接进来。《人物》杂志用叶嘉莹一首名叫《高枝》的诗，来形容诗学的力量，其中两句是：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

珠圆月岂亏。这是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他们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生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叶嘉莹先生说：“中国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只要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生不已的生命。”

金冲及先生的史学，叶嘉莹先生的诗学，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来路的历史峥嵘与诗词之美，这也无疑是支撑我们一路向前的精神力量。

■ 文史期刊

从“壮”字看杜甫

《文史知识》2024年11月号，月刊

作为盛唐星空最亮眼的“双子星”之一，诗圣杜甫的研究性文章早已不可胜数。最新一期《文史知识》杂志刊发文章，从杜甫的名篇《壮游》出发，以篇名中的“壮”字为切口，来窥见杜甫的与众不同之处。

“壮”有二义，一指身体或精神的“强壮”，二指年龄的“少壮”。这两层含义，在杜甫的《壮游》一诗中兼而有之。

首先是明代“游圣”徐霞客意义上的“壮游”。洋洋洒洒数百字的《壮游》一诗，是杜甫在夔州时所作，当时杜甫已经54岁，迈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这首诗是诗人对自己大半生的回忆，从7岁“开口咏凤凰”说起，讲述了年轻时漫游吴越齐赵的经历，年长后仕途的沉浮与失意，以及安史之乱而滞留巴蜀的生活。诗中有近一半内容写的是遭遇安史之乱后的经历，且着重写到了客居巴蜀的日子。我们知道，杜甫在巴蜀的日子是和草堂紧密相连的，广为流传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我们塑造了客居四时杜甫生活的固有印象，那是穷困、狼狽、落魄的……这也是为何后世的我们一想到杜甫，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饱经沧桑、困窘不堪的老者形象。

其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一年龄意义上的“少壮”。这一句诗是《汉乐府》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诗句，其中提及了人生中重要的两个年龄阶段：“少壮”和“老大”。但是，“少壮”到底是多大年纪，“老大”究竟又是怎样的年龄段，古人并没有清晰的划分，也许在当代人看来，何谓少壮，何谓老大，那是众人皆知的。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少壮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至少把顽皮的小孩子、年老的老人视



为“少壮”就多少有些不太合适。可是，杜甫在写《壮游》时，分明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后期，属于只能徒伤悲的“老大”范畴，为何依旧自称“壮”呢？作者的解读是：在杜甫的眼中，自己是一个不断进步、学习、成长和奋斗的诗人。因此，杜甫才会觉得自己始终处于“壮”年。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这正是诗圣杜甫的独特之处。

文章将杜甫与李白作了对比。当李白还在从老奶奶那里领悟到铁杵磨成针的道理时，差不多年纪的杜甫已开始幼年学诗的生涯。也就是说，杜甫觉得自己7岁开始就没有了单纯追求玩乐的幼稚，已然早慧进入了“壮”年。即便到了该“有所终”的老年，他也不认为这是应该被照顾的年纪。在他的心中，以7岁为起点，在前行的道路上未曾停歇，不管多么苍老，无论怎样落魄，壮心不已，游学不止。也就是说，自幼至老，杜甫都觉得自己处于“壮”年，年纪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而“壮”则是内心主观的追求。相较而言，李白则过于“少”了，或者说，李白一直没有真正长大，至老依然散放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少年意气。

西南联大的郑天挺和刘文典

《文史天地》2024年11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刊发了郑天挺和刘文典两位先贤的史学类文章，两人在“西南联大”这一点上有可联系之处。

提及西南联大的成就和精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三位校长的成绩固然为人称道，然就维系西南联大日常运转而言，三位校长只是名义上的“船长”，而郑天挺先生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当时，郑天挺以北大秘书长兼任联大总务长，全面负责北大及联大的财政、人事、庶务等琐碎日常工作。遇到重大事务，郑天挺才会请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长，或者提请常委会决议。文章还原了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文章写道，1933年开始，郑天挺开始了其18年北大秘书长的职责。按照北大当时的规章制度，秘书长负责全校行政总务，实际上就是北大“总管”。1937年“七事变”爆发，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北大“全校负责人均逃”，郑天挺独撑大局，一人掌管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的印信，扶危救困，组织学校搬迁南下，这期间甚至遭到日方通缉。1938年3月抵达昆明后，因校舍不足，设备和人员均不能妥善安置，北大文学院暂迁滇南蒙自，郑天挺为此往返滇越铁路9次，投宿开远大旅舍4次，其颠沛流离的艰辛和劳碌，外人简直不可想象。抗战胜利后，北大筹备复校，其时北大校长胡适也甚少过问学校事务，郑天挺又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复校事务。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郑天挺又独立承担起北大和平过渡的护校工作。1940年初至1946年，郑天挺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一职，承担所有具体的行政工作，如筹措办学经费、协调三校合作、平衡三校利益等。西南联大能办



成国际一流的大学，不能忘记郑天挺先生的幕后之功。

1891年12月19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富商家庭。其父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刘文典6岁时，便请了私塾先生为儿子讲授四书五经，这为刘文典日后成长为一名国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刘文典，人们会津津乐道于他的“狂”。所谓“狂”，一方面是指不畏强权，刚正不阿，不买当时国民党政要的账。一方面指对自身学问的自信。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开课时十门。因藏书都留在了北平，手边缺少必要的参考书，但他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把课程开成了联大十分叫座的课。他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算一个，冯友兰算一个，唐兰算半个，其他人算半个。这些“狂妄”之语其实当不得真，它们更像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性情之语。平心而论，在学问上超过刘文典的也确实不多，虽然他的话不无夸张。文章除了描述刘文典“狂”的一面，还特意写到了他对亡儿的念念不忘，对爱子的深爱，意在告知人们不能只知其“狂”的一面，他也有“柔”的一面。

■ 读书期刊

从唐人生活看唐诗

《博览群书》2024年11月号，月刊

提起唐代，“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是绕不开的历史印记——这在唐诗以及与之相伴的唐人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刊发文章，从唐人的生活看唐诗，从唐诗里了解“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文章主要围绕唐人的读书、漫游、干谒、科举等活动展开。

唐人是怎么读书的？从学校性质和地点来看，一是朝廷开办的官学，如设在京城的国子监；二是设在各州、县的州学、县学；三是家学，即在自己家里读书。文章着重介绍了唐人读书最具特点的一种方式，即到山林、寺院中去读书。唐代形成了一种读书山林的群体性风气，据学者严耕望先生《唐人行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的考察，唐代有相当一批诗人和政治家都在山林里读过书，著名的有陈子昂、李白、岑参、白居易、杜甫、李商隐等。度过山林读书阶段，即外出闯天下、求官壮游游学。于是唐人就开始了漫游，这也是多数唐人生活的第二个阶段。

文章写道，漫游是唐代文人的一大特点。且唐代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国力空前强盛，疆域空前辽阔，唐代文人漫游的区域极为开阔。漫游的地域主要有名山大川、边关塞外、名都大邑，这些地方留下的诗歌可谓车载斗量。可以说，文人特殊的身份使唐人乐意漫游，安全的环境使唐人敢于漫游，而便利的交通和富庶的经济财力使唐人能够漫游。众多文人一囊书、一支剑即开始闯荡天下。他们一边走一边吟唱，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吟到哪里。经过漫游，唐代文人既体验了生活的甘苦，也丰富了人生的阅历，从而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丰富素材和养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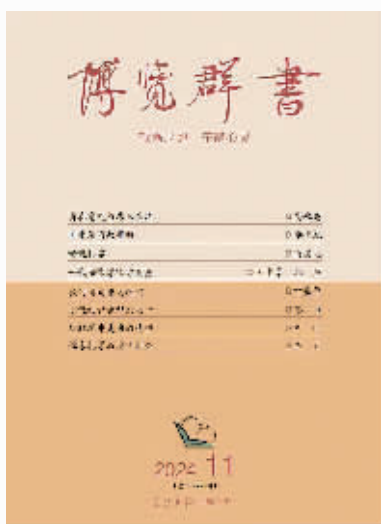
甘博的民族志电影

《读书》2024年11月号，月刊

1908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先后四次旅居中国。甘博有多重身份，社会学者、业余摄影师。他为当代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是在生前与身后出版的多部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著作，其中《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中国家庭如何在北平生活》（1933年）、《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1954年）等，皆为中国城乡社会研究的开拓式作品。此外，他作为业余摄影师，在中国拍摄了逾五千幅照片。其摄影活动从时间维度上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在地域上则遍及中国江南、华南、华中、华北、西南等地。他具备社会学调研的科班训练以及精湛的街拍摄影技术，使得他的大部分影像作品兼具学术洞察力与艺术表现力，鲜活地呈现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文化的样貌以及民众生活的丰富细节。最新一期《读书》杂志，聚焦甘博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一位先行的纪录电影摄制者。

文章写道，甘博留存后人的影像资料中，除海量照片之外，还有逾二十盘十六毫米电影胶片，记录其于1924年至1932年间在中国的部分经历见闻。这些动态影像，是甘博对北京民间生活、妙峰山朝圣以及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民族志电影记录。

甘博首先将镜头对准了紫禁城。1924年底，末代皇帝溥仪被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驱逐出宫，次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甘博是见证这一历史变化的电影拍摄者之一。他从正阳门火车站沿中轴线向北，拍摄了天安门、午门、角楼、金水河等景观，以及天坛、景山、北海白塔等北京名胜古迹。除了地标性建筑，甘博的兴趣在北京的市井生活当中，



与漫游紧密关联的是干谒。干谒就是求人，求那些上位者给自己多一些关注、为自己讲一些好话，在时机来临时提携自己一下，以便更顺利地步入仕途。文章写道，唐人干谒的方式多种多样。干谒的时候，有人送财物，主要靠物质利益来打通关节；与这一世俗的方式不同的还有以诗文书画达官名流，这是高雅的方式。就文献记载看，唐代文人大部分都是用笔墨来进行干谒的。

实际上，无论是读书，还是漫游、干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以说，始于隋唐的科举，是唐人生活的一大关键，为不同阶层的士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晋身机会。但以科举为界限，科举之前的生活方式给予唐诗的，更多是一种浪漫的热情，使其整体上显得轻松、开朗、乐观；科举入仕之后，诗人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角逐、党派纷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宦海浮沉、贬谪流放等种种遭际，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使其诗歌整体上显得感伤、苦涩和内敛、凝重。



他拍摄熙熙攘攘的街头行人，在黄沙中拉车的人力车夫，泼水洒街或清理积水的劳工，集市上烤白薯的小贩，提笼遛鸟的闲汉，推着独轮车的游商，在小吃店门外闲聊的大爷，钉马掌、做陶器、织棉布、编篾篮、锯木料的手工匠人，两颊被一根长针刺穿的云游道人……近百年前北京的芸芸众生，在黑白天动态影像的记录下活色生香。

甘博还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约五十公里的妙峰山，以及每年四月举行的碧霞元君庙会活动产生了兴趣。他先后三次前往妙峰山，共拍摄了一百二十余幅照片以及一部展现民众朝圣过程的纪录片。后来，甘博前往河北定县，将其作为田野考察地，直接参与、观察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定县生活的半年时间，甘博为定县民众的市井生活、平民教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也用影片讲述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扎根乡野，致力于启迪民智、改善社会的理想主义行动。

■ 博物期刊

充满“神奇生命”的马达加斯加

《博物》2024年11月号，月刊



即使在纪录片资源遍地、出国旅游便利的今天，“马达加斯加”仍是个充满神秘领域感的名字。它是全球第四大岛，号称“第八大洲”，这里是狐猴、辐射陆龟、猴面包树等多种神奇生物的家园。生态类型之杂、持有物种之多，几乎冠绝全球，堪称“奇葩长满地，怪咖到处跑”。最新一期《博物》期刊，即聚焦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岛上有着各种“奇葩动物”，头号明星莫过于环尾狐猴。从动物物种上看，环尾狐猴与猕猴、狒狒等“典型猴子”亲缘关系很远，只能算是“广义猴子”。它们生活在贫瘠的干旱林区，食物以素食为主，在雨水多的季节，主要吃果实和树叶，在旱季，则会吃些昆虫、鸟蛋充饥。环尾狐猴过着群居生活，通常一群15到30只。猴群等级分明，社交频繁，很特别的是，它们是母系社会，“首领”和“高层”通常是雌猴。

马达加斯加岛没有非洲大陆上的大象、斑马、瞪羚等食草兽，只有两种“小象”——辐射陆龟和安哥洛卡陆龟。辐射陆龟原产马岛南部，以每片背甲有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条纹得名，背甲可达40厘米。以前当地人有一种“不准捕捉陆龟”的文化禁忌，使其野生数量一度多达1200万只。就像非洲草原的食草兽一样，众多辐射陆龟取食地面的草、灌木和树苗，塑造着草原和森林的样貌。可到了现代，它们由于龟壳华丽而被大量捕捉运往国外宠物市场。在岛的西北部干燥林里，还有一种更濒危的安哥洛卡陆龟，近年的统计显示，野外仅剩不到100只。除了宠物贸易外，当地农业依赖原始的毁林开荒，导致它们栖息的林地经常被人烧毁。

象鼻虫科是甲虫当中种类最多、奇葩最多的一个科，马达加斯加的长颈鹿象鼻虫又是其中翘楚。虫如其名，它们的“脖子”比长颈鹿还夸张，足有身体其余部分的两倍多长。雄性利用“脖子”争夺配偶。

其实，现今“神奇动物”遍地的马达加斯加岛在人类到来之前，曾经有更壮观的动物群：半吨重的象鸟、巨型狐猴，以及河马、象龟和巨型马岛獐等。杂志对这些物种也一一作了详尽介绍。

除了神奇动物外，马达加斯加也有很多神奇的植物，最典型的是七八米高的旅人蕉。传说穿越沙漠的旅人，遇到它时只要折断叶柄，就会流出潺潺清水解渴，故而得名。旅人蕉的老茎在马达加斯加，在这里，旅人蕉不长在荒漠，而是长在比较潮湿的地区。有趣的是，这里的旅人蕉只在雨季短期地储存一些水分，到了缺水的旱季就没了水，无法供旅人解渴。